

ное заведение — это не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ый журнал, а профессора, что его лекции сухи или сгущаются доступным, увлекательным, а иногда даже фривольным.

Профессор Тутка задумался и сказа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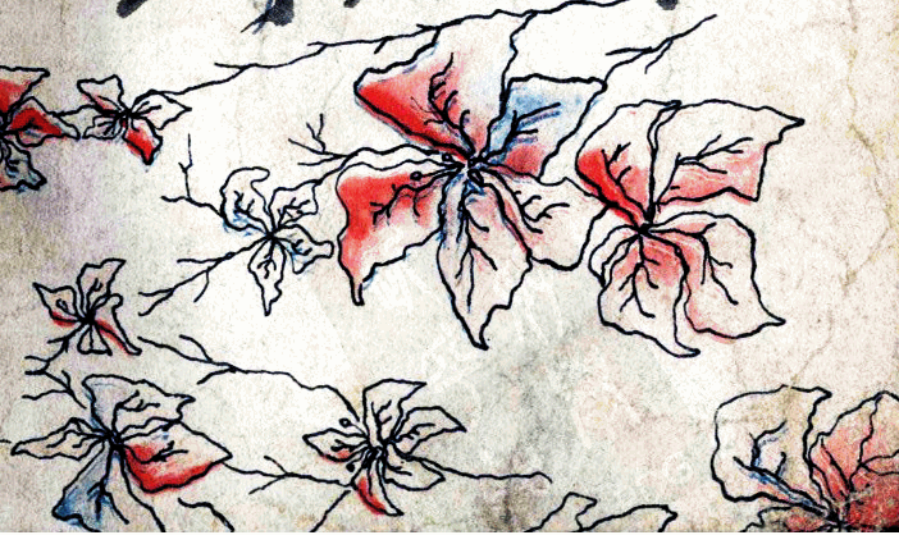
— Я вспомнил свою лекцию в Высшей торговой школе, экономист, не мог прийти на лекцию, но не хотев пропал час, поэтому он воспользовался моим предложением и попросил, чтобы я прочел им какую-нибудь лекцию, студенты изучают «стоймость».

Я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 что мо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а кафедре было ошибкой.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это были не мои слушатели, мнение, что мои лекции не «сухи», как мы только что с молодых слушателей, время года, когда уже чувствовалась весна, впрочем, я уже не помню, что еще было причинило меня несколько лирически, даже, быть может, и поэтому я начал с личны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Я предупредил, что буду говорить, имеет, пожалуй, мало общего с областью, а потому не совсем исключает ее.

Я говорил примерно так:

Это было в Альпах, в высокогорной местности, расположившихся тур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ршрутов. Я поселился в гостинице. Мне прислуживала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 симпатичная девушка, самым большим обаянием. Вероятно, и я был симпатичен,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мы очень скоро полюбили друг друга. Она была безмятежная, солнечная любовь, единой тучкой, заставившей ее, было сознание недолговечности этой любви. Что делало? Уедет, пообещает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год вернуться, но обещание не выполняется. Напишет нежное письмо, потом к большому прискорбию своей знакомой и пошлет ей письмо.

#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法國〕大仲馬

# 三个火枪手

伍光建譯

伍蠡甫 伍孟純節寫



少年兒童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法國小說家大仲馬(1803—1870)的三个火槍手，是世界文学中一部特別著名的驚險小說，描寫十七世紀法國教會和王室爭權，紅衣主教企圖揭露王后的秘密戀愛，造成帝、后不和來削弱王室的勢力。作者通過這一政治背景，寫出國王親兵達特安和三个火槍手，如何勇敢而又機智地粉碎了主教的陰謀。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中心人物達特安的形象；描繪了主教女間諜的狡猾狠毒；更暴露了統治階級的卑鄙無恥和迫害人民的罪行。本書系由伍蠡甫、伍孟純根據名翻譯家伍光建先生的英文譯本俠隱記節寫而成。

A. Dumas

## THE THREE MUSKETEERS

### 三 个 火 槍 手

大 仲 馬 著

伍 光 建 譯

伍蠡甫 伍孟純節寫

\*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譯0198 (初中)

開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 7 1/2 插頁 6 字數 142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3) 0.48 元

## 目 錄

|                      |     |
|----------------------|-----|
| 1. 达特安初遇火槍手.....     | 1   |
| 2. 四个好朋友.....        | 9   |
| 3. 房东夫妇.....         | 20  |
| 4. 巴金汗公爵.....        | 29  |
| 5. 邦那素見主教.....       | 36  |
| 6. 主教的詭計.....        | 43  |
| 7. 康士旦救王后.....       | 50  |
| 8. 冒險送信.....         | 56  |
| 9. 金鋼鑽和舞会.....       | 63  |
| 10. 达特安的失望.....      | 68  |
| 11. 頗圖斯和阿拉密的女朋友..... | 74  |
| 12. 阿托士的妻子.....      | 80  |
| 13. 賭來賭去.....        | 86  |
| 14. 达特安和密李狄.....     | 91  |
| 15. 頗圖斯和阿拉密的行裝.....  | 96  |
| 16. 密李狄的秘密.....      | 101 |

|                      |     |
|----------------------|-----|
| 17. 阿托士和达特安的行裝·····  | 109 |
| 18. 达特安見主教·····      | 113 |
| 19. 达特安遇險和十二瓶好酒····· | 119 |
| 20. 在酒店里·····        | 126 |
| 21. 炮台角的一仗·····      | 133 |
| 22. 談談家事，談談夢·····    | 142 |
| 23. 進了籠子·····        | 146 |
| 24. 表親的信·····        | 151 |
| 25. 在監禁中(上)·····     | 153 |
| 26. 在監禁中(中)·····     | 158 |
| 27. 在監禁中(下)·····     | 163 |
| 28. 出了籠子·····        | 169 |
| 29. 行刺·····          | 172 |
| 30. 狹路相逢·····        | 176 |
| 31. 來得太迟了·····       | 183 |
| 32. 紅衣人·····         | 192 |
| 33. 达特安二次見主教·····    | 198 |
| 34. 結局·····          | 203 |
| 后 記·····             | 204 |

## 1. 达特安初遇火槍手

十七世紀的七十年代，法國西南角喀士剛地方，有一个退伍老軍人，打發他的兒子达特安到巴黎去找尋出身的道路。这一天，老头子叫达特安到面前，給他一匹馬，吩咐道：

“这馬在我們家已有十三年，虽然老了，但是將來你如果騎它上陣打仗，它还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伙伴。我們家几百年來也有过出色的人物，名声一直是很好的；你要保持这光荣，做个正直的人。你要勇敢，有胆量，非但遇見冒險的事不要畏縮，而且还要找冒險的事做，这样才能鍛煉胆量。我是一个軍人，沒有处世的經驗可以告訴你。我有一个老朋友，名叫特拉維，同現在的國王路易第十三是好朋友。他的胆子最大，又是比劍的好手。現在他当御前火槍营的統領，这火槍营里都是些國內最体面的人，不但國王敬重他們，就是那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教〔注〕，也怕他們三分。如今我寫一封信介紹你去見他，你就拿他做榜样，向他學習，將來你的地位也許可以赶上他。”

老头子和兒子親了吻，給他一点錢做路費，替他挂好劍。达特安便

---

〔注〕 这主教是天主教的一种职位，共 70 人，組成羅馬教皇的內閣，穿紅袍，戴紅帽，又稱紅衣主教。

去見母親，母親叮囑兒子在外面要自己保重，又給他一個醫治外傷的藥方，隨後母子就洒淚分別了。

達特安的年紀大約十八歲，臉長長的，帶些棕色，直鼻子，高顴骨，兩眼發光。他是軍人打扮，騎的就是那匹淡黃色的馬。那匹馬，尾巴上的毛已經脫光了，垂頭喪氣的，模樣十分難看。

達特安离家上路，向巴黎行進。因為騎的馬太難看，一路上過往的人見了都要發笑，達特安心里已經很生氣了，這一日來到蒙城的彌羅客店，下馬要想住店，聽見窗內有一個人談論他的這匹馬，那人把話說完，又在大笑，旁邊兩個人也跟着笑，達特安更生氣了。看那說話的人，年紀大約四十多歲，臉色白，鼻子大，兩只黑眼睛，兩撇黑鬚鬚，衣服上有許多皺紋，似乎是從遠路來的。

達特安怒氣沖沖，叫他們出來說話。那人走出店來，也不管達特安生氣，仍舊和窗內的人嘲笑那匹老馬。達特安止不住心頭的火，拔劍便向那人刺去，那人往後一跳，也拔出劍來。這時窗內的兩個人和店主都拿了火鉗棍棒等，一擁而上，圍着達特安亂打。達特安漸漸手脚無力，招架不住，他的劍被棍棒打成兩段，頭上捱了一拳，滿臉鮮血，暈倒在地。

店主將達特安抬進店里，給他治傷。那人收了劍，仍舊到窗前向外看。店主上前問那人可曾受傷，他說：“我沒有受傷；那個少年怎麼樣了？”

“他暈倒了，現在漸漸清醒過來，”店主說。“客人，你得小心點，因為他將要暈倒的時候說過：‘這件事如果出在巴黎，他可就要後悔了！’”他還拍着口袋說：“我要告訴特拉維！”我看他不是個平常的人。”

“你搜過他的口袋嗎？”那人問。

“搜过的，”店主說。“里面有一封給特拉維的信。”

那人听了这话，神色有些改变，想了一想，又問店主：“他现在在哪里？”

“他在楼上我女人的房里，她们正在給他裹伤呢。”

“他的衣包呢？”那人又問。

“都在厨房里。”

当下那人吩咐店主去算帳，店主鞠了一躬才走开。

“我得小心了，最好不要讓他看見密李狄〔注〕，”那人自言自語。“她的車快到了，我先迎上去吧；可是我要看看这封給特拉維的信里說些什么，”他一面說，一面走到厨房里去。

那时店主已經跑到楼上，看見达特安醒了過來，头上的伤也裹好了，就告訴他：“你方才已經得罪了貴人，現在既然醒過來，就請赶快走了吧。”

达特安站起身來，往楼下去；剛走到厨房門口，看見笑他的那个人站在一輛双套馬車的旁边，同車里的女人說話。

这个女人年約二十來歲，藍眼睛，長頭髮，面貌很美。达特安看見那个人給她一个小箱子，跟她說：“主教要你立刻到英國去，如果你到的时候，那位公爵已經离开倫敦，你就立刻通知主教。你应该办的事，这箱里的信上寫得明白。不过这个箱子要到了英國才能打开看。你先去吧，我也要回巴黎去了。”

达特安赶快跑出去，喊道：“这一次，你正站在女人的面前，可沒有臉面逃跑了！”

〔注〕“密李狄”原是对貴婦人的称呼，小說中用來指一个女主角，所以又算做人名。

那人听了，正要拔劍，那女人止住他說：“我們的事要緊，別耽擱了。”那人收了劍，不理达特安，同这女人点点头，上馬走了。

达特安还在那里罵。他的伤剛好，罵起來怪費力，所以又暈倒了。店主以为他总要多住几天，才能养好，誰知第二天他自己又可以起來了。他用他母親給他的方子配了藥，敷在伤处，这个藥方实在灵驗，他当天晚上就能像平常一样行动，到了下一天的早晨，差不多完全好了。他掏出錢包，預备算了帳就好上路，忽然發現他那封要緊的信不見了。他这一急，却非同小可；他大嚷起來，店主赶快跑來，問明情由，便說：

“你这封信是很要緊的嗎？”

“怎么不要緊？是給特拉維的！”达特安回答。

店主听說是給特拉維的信，也吃了一驚，因为那时法國人第一怕國王，第二怕主教，第三就是怕特拉維。当下店主叫他的老婆和伙計們都去找这封信，到处找遍了，也找不着。

店主正在着急，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向达特安說：“我看你的信並沒有丟，是被人偷去了；就是昨天同你打架的那个客人干的。你的外衣脫在厨房里，他耽在厨房里有好一会。因为我告訴他，你帶了一封信給特拉維，当时他臉上就变色，馬上跑到厨房里去了。”

达特安找不着信，只好算清客店的帳，走出店門，上了黃馬，一路無事，到了巴黎城外。他先將老馬賣了，在城內福索街租了人家樓上的一間房。他补好了衣服，配好了斷劍，問明了特拉維的住址，第二天就去見这國內的第三位要人。

特拉維是喀士剛人，胆子大，人也聰明。他父親跟老王顯理第四〔注〕

〔注〕 顯理第四是法王路易第十三的父親。

很好，所以老王时常讓他在宮中陪伴太子。后来老王去世，太子登位，就是如今的路易第十三。特拉維对國王很忠誠，國王也很重視他，派他做御前火槍營的統領，君臣很是相得。

那时國內有个紅衣主教立殊理，掌握着國家的大权。國王有火槍營，他也有火槍營。這兩個火槍營的統領都各自搜羅國內比劍的好手，安插在自己的營里。這兩個統領見面，总互相誇耀自己的火槍手如何大胆，如何勇敢。有时特拉維叫自己統帶的火槍營操演給主教看；那些火槍手的樣子十分神氣，主教見了，連鬍子都翹起來了。

特拉維待他的部下，如同待自己的子弟一樣親熱，因此他的那班火槍手除了他以外，誰都不怕。特拉維虽然勢力很大，却是從來不假公濟私，所以能得到人們的愛戴。

这一天达特安來到統領府，進了院子，那里有許多軍人在說笑玩耍。达特安陪着小心，从人群中走到前廳，那里的人談的都是有关欧洲各國的秘密和主教的一些鬼鬼祟祟的事情。达特安听了暗自驚訝，心里在想：主教的威权是了不起的，說起來無人不怕，但是这些人却如此大胆，如此放肆，居然把主教的事情說着玩。

达特安正听得出神，有人見他是个陌生人，便問他來此有什么事情。达特安先說了自己的名姓，然后說要見統領，那人請他等候，自去通報。这时达特安看見那群火槍手中間，有一个身材高大、神色驕傲的人，身上穿一件藍衣服，外罩紅絨大衣，露出肩上挂的綉金帶子。那条帶子十分華麗，大家都在贊賞。那人大模大樣地摩着自己的鬍子說：“我原不愛學時髦，可是有了錢，还能不用嗎？”

“頗圖斯，你說這條值錢的帶子是你自己花錢買的嗎？”一个火槍手

問道。“我却不相信，我猜是上次同你說話的那位女人送給你的。”

“你如果不信，可以問問阿拉密，”頗圖斯回答。

阿拉密的年紀大約有二十二三歲，面貌文秀，舉動溫和有禮，不多說話，聽見頗圖斯問他，便微笑點頭，大家相信頗圖斯說的是真話。

隨後他們談到別的事情，阿拉密和頗圖斯爭執起來。阿拉密說頗圖斯不配教訓他，頗圖斯也生氣了，兩人正要打架，有人喊道：“統領傳見達特安！”大家才安靜下來。

達特安進去，見了特拉維，行過禮，正要說明來意，統領作手勢叫他等一会，一面走到門口喊道：

“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

頗圖斯、阿拉密進來关了門，統領踱來踱去，过了一会才站住，對那兩人說：

“你們知道嗎？昨天國王對我說：‘你的火槍手鬧了事，被主教的衛隊捉了去。’你們想一想：火槍手是被人捉的嗎？鬧事的人里面就有你們，這只怪我沒有眼力，選錯了人。阿拉密，你还是去當教士吧！頗圖斯，你挂這綉金帶子有什麼用處？還不如挂把草刀子！阿托士呢？為什麼不來？”

“他病得很重，”阿拉密垂頭喪氣的說。

“他出天花呢，恐怕連臉都要毀了！”頗圖斯道。

統領听了更生氣，大聲道：“你們不要胡說，我知道阿托士受了傷，也許已經死了；你們太不顧臉面了，為什麼讓主教的衛隊拿你們當做笑話講？我知道如果是主教的衛隊鬧了事，他們寧願死，也不會被人捉去的，也不會逃走的。”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相信，好探听我的秘密，准备害我么？”但是特拉維再看看达特安的神色極其坦然，疑心又消除了一些，可是还想試試他，因此說道：

“你是我老朋友的兒子，我相信你的介紹信是被人偷了。現在政治上的秘密很多，有人造謠說國王同主教不和，其實他們兩人是很相得的，我希望你不要相信謠言。主教是有大材干的人，我對國王和主教是一樣忠實的，如果你是站在反對主教的那一面，我們就不是一條路上的人了。”

統領說完，以為达特安如果是主教派來的密探，一定會大罵主教來取得信任，但是出他意外，达特安却說道：

“我同統領的意思是一樣的，我父親也吩咐我要服從國王、主教和統領。”

“如此很好。”統領說罷，坐下來，一面寫介紹信，一面又說：“眼前我只能這樣幫助你。”

統領寫好信，交給达特安，正要說話，忽然看見他怒氣沖沖地跑了出去，一面喊道：“這回你可逃不了啦！”

統領忙問外邊是什麼人，达特安一面跑，一面喊：“就是那個賊！”

## 2. 四個好朋友

达特安慌慌忙忙的趕到前廳，跑下樓去，不提防撞了一個火槍手，這火槍手一把拉住他，原來這人就是阿托士，看過了醫生，正要回去。

“我因為有事，實在太忙，不是有意碰你，請你讓我走吧，”达特安一面掙扎，一面說。

“你这个人太不懂礼貌了，一看就知道是从鄉下來的，”阿托士放开手說。

“你不用管我从哪里來，我若不是忙着去追赶一个人，我就……”

“没关系，中午你到喀米德所來，我在那里等你。”

“我一定來。”达特安說完，又赶快跑。

这时頗圖斯正在大門口同衛兵說話，兩人离得很近，达特安像一枝箭似的跑過來，誰知正在这时起了一陣風，吹起頗圖斯的外套，將达特安裹在外套里面了。頗圖斯用力拉住那外套，达特安出不來，就使勁扯，不想这一扯便把頗圖斯肩上挂的綉金帶子的背面露出來了。原來那帶子只是正面綉金，背面却是皮的，所以頗圖斯总是披着他的外套。

“你瘋了，哪有这样鹵莽的！”頗圖斯發怒道。

达特安掙脫出來，說道：“对不起，我实在忙得很。”

“难道你沒有生眼睛么？”

“我不但有眼睛，还能看見別人不注意的地方，”达特安有意取笑他說。

頗圖斯更加生气，便約达特安一点鐘的时候在罗森堡后面相見。

“我一定准时到。”

达特安跑了出來，四处尋找，那人早已不知去向了。这时他怒气漸平，想起一早晨遭遇的事，开始責备自己：“我为什么要碰阿托士的肩膀呢？他已經受了伤；頗圖斯那条綉金帶子原是可笑，假使我不譏笑它，也就沒事了；这些麻煩都是自己惹來的。阿拉密何等的斯文有礼，我应当跟他學習，有礼貌并不是懦怯。”

那时阿拉密正在路旁同三个國王的衛兵說話，达特安見了，含笑上

前打招呼，阿拉密似乎不想理他，达特安正要借故走开，忽然看見阿拉密丟了一塊手帕在地上，又用脚踏住。达特安以為他是無意踏住的，低頭從阿拉密腳下扯出這手帕，交還了阿拉密。這塊手帕四面都有花邊，一個角上還繡着王冠和紋章，阿拉密紅着臉，把手帕搶來放在口袋裏。

當下有一個朋友問阿拉密道：“波特里夫人肯把手帕借給你用，為什麼你還說同她不對呢？”

“這不是我的手帕，不知道為什麼這位先生把它交給我？”阿拉密回答，瞪了达特安一眼。“我自己的手帕還在袋裏。”他說完掏出一塊細白布的手帕，上面既沒有花邊，也沒有那些紋章。

當下眾人散了，阿拉密獨自走開，达特安上前說道：“剛才我錯了，請原諒我吧！”

“我看你也不是個呆子，你雖說是從喀士剛來的，沒有見過世面，也應該知道一個人不會無故把手帕踏在腳下，而且巴黎也不是用手帕鋪路的。”

“我已經道過歉，這件事就算完了。你不要欺侮我，喀士剛人並不是好惹的，請你馬上拔出劍來，我倆較量較量！”

“這裡的人太多，不便動手，下午兩點鐘在統領府等你，見了面再定相會的地点。”阿拉密說完，兩人分手。

中午十二點，达特安到了喀米德所，那是一座大廟，地方空曠幽靜，所以巴黎的人喜歡到這裡比劍。阿托士已經在那裡等候，臉上仍帶着病容，达特安上前和他相見，說道：

“你的傷還沒有好，等你好了再打吧。”

“不用再等，給人家知道就打不成了；我的兩個朋友怎么還不來？”

“你不必着急，你的朋友不知什么时候來？如果你等不了，現在就可以动手。”

“你这个人很爽快，很勇敢，倘若我們比劍以后都沒有死，我願意同你做好朋友。現在我并不着急，一定要等那兩個朋友，按照比劍的規矩，必須要有一个副手；哈，哈，有一个來了！”

“顏圖斯，是你的副手么？”达特安驚訝道。

“是的，”顏圖斯說。

这时阿拉密也來了。

“他也是你的副手么？”达特安問。

“是的，”阿托士道。“無論哪里，我們三个人总是在一起的，火槍手們都知道阿托士、顏圖斯、阿拉密是分不开的。”

顏圖斯跑上前，一面同阿托士行禮，一面很驚奇，用眼瞪着达特安。  
阿托士指着达特安說：“我就是同这位比劍。”

“我也要同他比劍！”顏圖斯喊道。

“还早呢，那是一点鐘的事，”达特安說。

“还有我呢，我也要同他比劍！”阿拉密道。

“不用忙，那是兩点鐘的事，”达特安說。

阿拉密問阿托士为什么要同达特安比劍。阿托士說：“因为他碰了我的肩膀。顏圖斯，你是为什么呢？”

“誰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同他比劍！”顏圖斯紅着臉回答。达特安微笑，搶着說：“我們是因为討論服裝，引起了爭執。”

阿托士問阿拉密：“你又是为什么？”